

謝勒的現象學社會學

關永中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內容摘要：謝勒名著《知識社會學》一書是謝氏晚期作品中的一份重要典籍。若要較深入地體會其「知識社會學」一辭之義蘊，我們須首先追問三個基本問題：（一）謝勒所指的「社會學」為何？（二）謝勒所指的「知識」為何？（三）謝勒所指的「知識社會學」為何？於此，為了要澄清上述的第一個問題，我們自覺有必要在此申述謝勒所心儀的「現象學社會學」之大略，以與一般的「實證科學社會學」劃分，也藉此交待謝氏現象學之底蘊，及其與胡塞爾現象學在理想、核心義、和方法論上之異同。

關鍵詞：社會學·現象學·實證科學·意向性·方法·心態·還原

壹

為社會學家而言，謝勒（Max Scheler, 1874-1928）的學說看來顯得有點另類，因為他的進路並不依循正規社會學的探討方式。反之，為現象學家而言，謝氏理論卻為哲學開啓了新穎的門徑。誠然，謝勒在社會學上引用了現象學方法，而在現象學上也以社會作為其重要的面向，以致我們得見其現象學名著《知識社會學》一書。¹於此，我們願意檢討謝勒的現象學，尤凸顯其社會學義涵，藉此引介其在學理上充滿原創性的一面。首先，我們所欲詢問的是：「謝勒所指的社會學為何？」我們能給

¹ 謝勒起初以 'Probleme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 一文刊於其所編輯的 *Versuche zu Soziologie des Wissens*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24), pp.1-146。此論文內容後來略經修改與增補，而收錄於其書 *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 (Leipzig: Der Neue Geist Verlag, 1926), pp.1-229。再錄於謝勒全集 *Gesammelte Werke*, Vol. 8 (Bern: A. Francke Verlag, 1960), pp. 16-190。其英譯本為 *Problems of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Manfred S. Fring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nneth W. Stikkers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本文所引原文頁數採自英譯本，書名簡稱作 *Sociology of Knowledge*。

予的回應是：

對謝勒來說，其所心儀的社會學

—— 一、並非那作為實證科學的社會學（≠ Sociology as Positive Science）

—— 二、而是現象學的社會學（=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貳

一、謝勒不採實證科學社會學

所謂實證科學社會學，即以實證科學為藍本而開出的社會學。²……

（一）實證科學

實證科學（Positive Science）意謂著只以物理地可被驗證的眾事物作為研究範圍。其方法論主要是經驗歸納（Empirical Induction），即實驗（Experiments）加統計（Statistics）。……

（二）實證科學社會學

實證科學社會學意謂著以實證科學為藍本，而把社會約化為純物理結構，再藉統計來分析客觀的社會機構（Social Institution）以及其成員所扮演的角色。如此一來，社會中人之主體面（Subjectivity）與主體際性面（Intersubjectivity）則無從被探討而成為盲點，以致謝勒不願採納此進路。

（三）社團 Vs. 團體

謝勒不採納實證式的社會學作為研究進路，其中的一個因由是他接觸到東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所分辨的兩種團體；東尼斯在《團體與社團》一書中，³分辨「社團」與「團體」二者。

「社團/Society/Gesellschaft」：指成員只藉人為的契約（Artificial Contract）而組合為客體組織。商業團體與政治團體是其中的典型。

「團體/Community/Gemeinschaft」：指成員藉血親關係而聚合；為此，它是「有機性的」（Organic），即「團體」是一整體，本身超出其成員之組合；在其中，成員們有其共感（Co-Feelings）、共同經驗（Co-Experience）、與有機的原則（Organic

² Cf. Kenneth W. Stikkers, "Introduction", in Scheler,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p. 7-8.

³ Ferdinand Tönnies,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887). (English Translation) *Community and Society*. Trans. By Charles P. Loomi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Principles)。

因應著如此的二分法，謝勒遂有以下的體會：

當契約終止，「社團」成員便馬上變成「烏合之眾」(Mass)。⁴

實證科學社會學——

只適合處理「社團」(Society / *Gessellschaft*)，即只適合處理那牽涉契約(Contractual)、機構式(Institutional)的組織；

而不適合處理「團體」(Community / *Gemeinschaft*)，即實證社會學無法處理那內含血親成份、人際關係、愛的精神等因素的團體；到底人間的愛無法被統計、無法被量化、無法被放進實驗室內作物理驗證。

為此，我們須發展「團體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Community)(又名「現象學社會學」)來洞察「團體生命」(Communal Life)。……

二、謝勒心儀現象學社會學

顧名思義，「現象學社會學」(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一辭意謂著以現象學進路來探討社會。於此，我們須凸顯 a)、現象學、與 b)、現象學社會學二辭的涵義：

(一) 現象學義涵申述

「現象學」(Phenomenology)一辭，語源自希臘文之 *Phainomenon* (現象) 與 *Logos* (論述)，寓意著返回事物的現象本身以作就事論事的論述。其創始人為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從現象學的學理上言，謝勒與胡塞爾間淵源深厚，以致我們須從「理想」、「核心」、「方法與心態」三方面來比對二人的論點，⁵藉此凸顯謝勒本人在現象學上的特色⁶：

⁴ Max Scheler, *Ressentiment*. Translated by William W. Holdheim (New York: The Stickers, "Introduction", p.8.

⁵ 有關對胡塞爾現象學論點之探討，參閱拙作《知識論(二)——近世思潮》，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pp.133-417。

⁶ 謝勒在下列作品中曾談論其自己心目中的現象學：Max Scheler, *Formalism in Ethics and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xix, 50f, 71f, 375, 396. Max Scheler, "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ry of Cognition" 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36-201.此外，Herbert Spiegelberg也曾對謝勒之現象學作了分析。Cf. 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Vol. On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1), pp. 239-265.

1. 理想

(1) 爲胡塞爾：其現象學的理想在於「哲學爲嚴格科學」(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即在乎建構一套如同科學般嚴格的哲學——本身具批判反思、系統陳述、且奠基在一絕對穩固的出發點上，而能免於任何假設。⁷

(2) 爲謝勒：他沒有胡塞爾那份「哲學爲嚴格科學」的野心，但仍看重條理體系，⁸只不過他企圖有系統地造就一套「應用現象學」(Applied Phenomenology)，即以現象學作爲工具，去反省「恆常問題」與「顯著危機」：

A. 恆常問題 (Perennial Questions)：如果探討人、愛、恨、痛苦、懺悔、同情、記恨等；⁹

B. 顯著危機 (Acute Crises)：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社會、經濟、價值觀等危機¹⁰。

總之，其所關注的問題與危機都指向「人」，即從「人」的恆常問題與社會危機中剖析人，以現象學作工具來對人作深層探討。這是謝勒的理想。¹¹

2. 核心

胡塞爾與謝勒都以「意向性」(Intentionality) 作爲現象學的核心。「意向性」指「意識即意識外物」(Consciousness Is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 Outside)；這是眾現象學家們所承認的共通點，胡塞爾與謝勒也不例外，謝勒在「意向性」這論題上與胡塞爾立場一致，但各有偏重：

(1) 爲胡塞爾：他尤關注人在認知意識及邏輯思維上的意向性¹²。

(2) 爲謝勒：他進一步強調意向性尚且在人的意欲、情緒上呈現；我們尤可在

⁷ Edmund Husserl,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 *Logos*, Vol. 1 (1910-1911), pp. 289-341. 英譯文："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 in E. Husserl,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of Philosoph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pp. 71-147. 參閱拙作《知識論(二)：近世思潮》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pp.141-158.

⁸ Scheler, *Formalism in Ethics*, p. xix, "...the achievement of a systematic character, which, in my judgement, should belong to any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including a phenomenological one, ...a will not to notice the systematic character residing in things themselves, which is to be regarded as a consequence of a baseless 'will to anarchy'."

⁹ 我們可從其眾作品的標題上窺見其關懷，e. g. Scheler, *Ressentiment*; Max Scheler, *The Nature of Sympat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Max Scheler, *On the Eternal in Man* (Hamden: Archon Book, 1972), etc....

¹⁰ 例如謝勒談「價值的顛覆」(*Vom Umsturz der Werte*)，其全集中也有一卷以此命名：cf. *Collected Edition*, Vol. 3, Francke Verlag, Bern.

¹¹ Cf.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Vol. 1, p. 231. Cf. David R. Lachterman,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Max Scheler,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xx-xxii.

¹² 有關胡塞爾對「意向性」的分析，參閱拙作《知識論(二)》，頁 159-181.

以下的補充中看到他的特色：

A.意向性連繫著「出神理論」(Ecstatic Theory)¹³——「出神」(*Ekstatische*)一辭，語源自希臘文之 *Ekstasis*，意謂著「站出來在自己之外」(Standing Outside of Oneself)，謝勒以此辭來寓意原初民 (Primitive People) 與幼兒的意識：即人當初是全然地融入被知境域而不凸顯自我。以初民和幼兒為例，人在認知意識方面是首要地跳出來與世界聯繫，並在這基礎上反省到那進行意識活動的自我。謝勒認為初民與幼兒這份「出神知識」(Ecstatic Knowledge) 原屬於動物，也在部份的精神病患者與服迷幻藥者身上被察覺。它類比著意向性上的「外傾性質」(Outgoing Quality)。...

B.意向性蘊含外傾性質——謝勒繼續指出¹⁴：正常的文明人 (Civilized Man) 與成年人 (Mature Man) 再難有原初民與幼兒那份純粹的「出神知識」，然正常人至少有其「意向性」可與之類比，那就是說，知識必蘊含認知者的「外傾性質」(Outgoing Quality)，即人的意識是跳出自己而指向其對象。如果認知者缺乏這一份外傾性質，即缺乏意欲去分享另一存有者，那麼，知識將不可能實現¹⁵。

C.意向性的外傾性質以愛的經驗為其高峰¹⁶——意識的外傾性質可分不同等級，它一方面可下溯至植物生機意識的營養吸取，另一方面可上溯至人際間的愛的經驗。固然我們須在人的層面上才名副其實地稱認知、意欲、與愛的外傾為「意向性」。「意向性」尤在「愛」中達至高峰；「愛」就是人突破一己的藩籬而投向他人，以致愛得愈深、則知得愈透澈，如同巴斯噶 (Blaise Pascal) 所言：「心有其理性，為理性所不識。」¹⁷為此，謝勒自謂在意向性的論題上不單牽涉人的認知識識，而且還涵括了意欲、情緒、甚至巴斯噶的 “*logique du coeur*”¹⁸

D.「意識外物」與「意識自己」孰先孰後？¹⁹——謝勒還指出：正常人的意向性有別於初民之「出神知識」；「出神知識」意謂著人淹沒在被知境域而凸顯不出自我；正常人的意向性則一方面牽涉被意識的外物，另一方面又牽涉自我意識。如果追問：二者孰先孰後？謝勒的回答是：「時間序列地」(Chronologically) 言：二者同時出現，人在意識外物之同時，也至少隱然地意會到自己在意識外物，即使他不一定把這份

¹³ Max Scheler, “Idealism and Realism” 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p. 294.

¹⁴ *Ibid.*

¹⁵ Max Scheler, “The Forms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in Max Scheler,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p. 40.

¹⁶ *Ibid.*

¹⁷ Blaise Pascal, *Pensées*, §277, in *European Philosophers from Descartes to Nietzsch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p. 124, “The heart has its reasons, which reason does not know.”

¹⁸ Scheler, “The Forms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p. 38.

¹⁹ Scheler, “The Forms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p. 40; Scheler, “Idealism and Realism”, p. 298.

自我意識主題化。但「邏輯地」(Logically)言：「有物被意識」乃邏輯地優先，人須以「意識外物」作為基礎與背景來意識自己；若沒有外物對象被意識，人也無從逆覺到自我。

以上是謝勒在「意向性」論題上的一些較具特色的補充。

3. 方法與心態

為忠於其「核心」以達致其「理想」，現象學家會企圖演繹出一套「方法」(Method)，其中不乏所欲培養的「心態」(Attitude)。為此，我們也須雙提併論地從「方法與心態」上體會每位現象學家的特色。提及「方法與心態」，胡塞爾與謝勒二人可有以下的比對：

(1) 為胡塞爾：其方法論至少蘊含六個環節，統屬在「消極面」與「積極面」兩個面向上。²⁰其「消極面」在於「存而不論」(*Epoché*)本身，即吊銷一些能妨礙我保持平正中立心態的絆腳石，它包括兩個環節如下：

A. 存在存而不論 (*Existential Epoché*) ——吊銷個人對「自然心態」之信念，包括對世界、對自己、對上帝存在的信念。

B. 歷史存而不論 (*Historical Epoché*) ——放下歷史文化所遺傳下來的先入為主、未經驗證的理論，包括前人的切哲學、科學等學說。

至於其方法論的積極面，則在於「還原」(*Reduction*)本身，即還原至基本事象，好去作就事論事的分析。它包括四個環節如下：

C. 現象還原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還原至那直接呈現於意識前的現象，而就事論事地作一描述。

D. 本質還原 (*Eidetic Reduction*) ——從具體事象上還原至其普遍本質以洞察一物之究竟義。

E. 超驗還原 (*Transcendental Reduction*) ——從被觀察的現象，還原至那進行觀察的主體，以體會「超驗自我」如何賦義給對象。

F. 歷史還原 (*Historical Reduction*) ——從具體史實上、還原至歷史所蘊含的理性，並批判眾史實的非理性面、與眾思想的問題癥結。

這套方法論的演繹是配合著胡塞爾為學的一貫「心態」：即藉「存而不論」而獲得如同「旁觀者」的那份「平正中立」，好能清醒冷靜地讓自己「還原」至事物的基本現象、本質、與賦義的根源。總之，為胡塞爾而言，「方法」與「心態」二者即使彼此蘊含，到底他是首要地標榜「方法」，而只次要地標榜「心態」；即他是藉著一

²⁰ 有關胡塞爾方法論較詳細的分析，參閱拙作《知識論(二)》，頁 182-256，頁 297-333。

氏一般地經歷「存而不論」後再把握純現象，而是從眾象徵中凸顯純事實。

B. 存在的直覺 (Existential Intuition)

扣緊著純事實本身，我們進而企圖藉「活透」一事物的心態而從中洞察此事物的本質義。換言之，謝氏方法論蘊含其「直覺法」(Method of Intuition)，即在第一身地投入與體會一現象中而企圖「直覺」其義蘊。為謝勒而言，現象學方法的一個重要目標在乎把握所呈現的現象物之義；現象學家先於任何理論系統所提供之象徵概念、而就事論事地體會一事物，在體驗此事物之同時，僅企圖洞察它的本質 (the “What”/the *essentia*)，而不必追問它的存在 (the “That”/the *existentia*)。誠然，現象學家的任務不單在乎就事論事地對所呈現的現象作深層的描述而已，他尚且更在乎從事現象上獲得一洞察，以把握此物之本質義、核心義，並注意眾事物在「本質」與「本質」之間的重要關連。謝勒有時稱這一份洞察為「靈的觀照」(Spiritual Seeing / *er-schauen*)。²⁶於此，我們所須特別強調的是：這份「洞察」並不是胡塞爾「本質還原」所標榜的藉旁觀者方式來對一物獲得一份客觀而中立的洞察，而是藉「存在地“活透”」一物之心性來融入一事物，以致能內在地獲致一份銘心刻骨的內心光照，就如同藉著愛的參與而洞悉戀人的心靈底蘊一般。換言之，胡塞爾更在於以平正中立心態來向事物求取洞察，而謝勒則更在乎以“活透”心態來達致洞察，以致所獲致的洞察更具震撼力、更扣人心弦。此外，胡塞爾的「本質還原」須以「存在的存而不論」作前提來對事物現象的本質作洞察，至於謝勒的「直覺法」則不須設「存而不論」這一步驟，即使他也不特別追問所洞察之物的存在狀況，不“介懷”它是否為實物或幻象。撮要地說，謝氏的「直覺法」也有其消極面與積極面如下：

- (a) 消極面——不隔岸觀火地作平正中立的洞察
——不特別過問一事物之存在性質
- (b) 積極面——以存在的「活透」來內在地洞察一事物
——只注視一事物之本質義

參

以上述之心態與方法環節作基礎，我們可進而討論「現象學社會學」這一方法進路：

²⁶ Scheler, “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ry of Cognition”, p. 137; cf (21).



一、現象學社會學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簡約地說,「現象學社會學」就是本著「活透」心態而投入社會的脈動當中,藉此洞察社會現象的來龍去脈;它蘊含著上述心態與方法環節的眾因素,只不過把研究對象擴展至社會團體層面而已。正因為這環節是我們目前所特別關心的環節,所以我們須作以下的進一步闡釋:

二、現象學社會學義涵申述

或許我們可首先藉比對胡塞爾的「超驗還原」來引托出謝勒的「現象學社會學」本義。胡塞爾爲了要確定現象事物之涵義如何被建構,以致進而從注視被知對象身上轉向至那認知意識主體,從而把握那進行賦義的「超驗自我」(Transcendental Ego),²⁷藉此體會自我如何把意義賦予給對象。胡氏認爲:藉此一環節,他可以找到那賦義的根源,是爲徹底的作法。然而,看來謝勒並不欣賞胡塞爾這一舉動!爲謝勒而言,我作爲「社會中人」,比作爲「超驗自我」更原初;我是首要地爲一浸潤在社會團體中的存有者,我唯有在團體意識的背景中才意識到自我。²⁸爲此,謝勒認爲方法論上徹底的作法不是還原至「超驗自我」,而是還原至「社會中人」,以致他才會有「現象學社會學」這一環節,藉此取代胡氏「超驗還原」在方法論上的地位。換言之,謝勒的徹底作法不在乎看看自我如何賦義給世界,而在乎站在「團體中人」立場來看看個人如何從社會歷史文化這背景中與他人互動、吸取知識、造就價值、與凸顯自我。²⁹以這份團體意識作前提,我們將更能欣賞謝氏「現象學社會學」的義蘊。

²⁷ 參閱拙作《知識論(二):近世思潮》,頁 210-249。

²⁸ 這是謝勒《同情本性》一書的主題。Cf. Max Scheler, *The Nature of Sympathy*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213-264. 謝勒在其論文 "The Idols of Self-Knowledge" 中也強調這論點。Cf. Max Scheler, "The Idols of Self-Knowledge" in Max Scheler,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pp. 3-97.

²⁹ 我們或許須在此把胡塞爾的「歷史還原」與謝勒的方法論作一相提併論。胡塞爾以「歷史還原」作爲其晚期方法論的延申。「歷史還原」在乎還原至歷史文化思想以看其中的非理性與理性。這一步驟爲胡塞爾是一份創舉;但爲謝勒而言,這是一份平常事,因爲謝勒早已尋獲了人之爲「社會中人」這回事,知道人從團體中承受其歷史文化的傳承,以致謝勒在其反思中輕而易舉地引用歷史文化作爲分析事項,而不特別標榜歷史分析爲其方法論的環節。換句話說,我們看到謝勒在其方法論的眾環節中(尤其在現象學社會學中)已滲入歷史分析,以致不必如同胡塞爾一般地強調「歷史還原」。關於胡塞爾「歷史還原」的來龍去脈,參閱拙作《知識論(二)》,頁 299-325。

融入一經驗、而不特別追問一事物之存在狀況，好能全心地投入一事物，「活透」其中的底蘊；人只有在如此面對一物時，此物始能相應地剖露其最深蘊藏，如同被愛者向愛者揭露其心靈的奧秘一般。以「存在的“活透”」這份「心態」作前提，謝氏現象學才可恰當地展現其「方法」：

B. 謝勒現象學方法

在“活透”心態帶動下，謝勒現象學方法至少蘊含三個重要環節，各有其「消極面」與「積極面」兩個面向：

a. 還原至純事實 (Reduction to Pure Facts)

謝勒分辨以下的三種事實 (Three Facts)²⁵

首先是「純事實」(Pure Facts)，又名「現象學事實」(Phenomenological Facts)，即在直接經驗中所把握的純直覺性事物內容。

其次是「自然事實」(Natural Facts)，即在個別風俗習慣、個別文化眼光下被觀看的事物，本身已被浸潤在歷史文化所提供的象徵符號之內而被體會。

再其次是「科學事實」(Scientific Facts)，即在近代科學觀點架構下所呈現的事物，其本身已被浸潤在科學所提供的象徵之內。

以上述的分辨為前提，謝勒提出其「還原至純事實」這環節，其中蘊含著其消極面與積極面：

(a) 消極面：剔象徵性 (De-Symbolization)

此指現象學家在乎引領人離開象徵思想 (Symbolizing Thought)，好能直接碰觸那被象徵所指的現象本身 (Symbolized Self-Given Phenomenon)。換言之，我們揭開了科學理論、文化架構所提供的眾象徵面紗，好能返回赤裸裸的純事實本身。此面向類比著胡塞爾的「歷史存而不論」，但不及胡氏的徹底；即謝勒並沒有把歷史文化眾理論放入括號，他只要求我們把注意力超離文化歷史所提供的象徵而已。

(b) 積極面：還原至純事實

此即「剔象徵性」的積極面，當我們剔除了歷史文化與科學理論所提供的象徵下，我們可就事論事地注視象徵面紗背後直接被經驗之現象，藉此作一第一身的體會與分析。此面向在若干程度上相應胡塞爾之「現象還原」，只是謝勒並非如同胡

²⁵ Max Scheler, "The Theory of the Three Facts" in Max Scheler,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pp. 202-287. 謝勒三事實的分法，相應胡塞爾晚期所分辨的「科學世界」、「文化世界」、「直截被經驗的生活世界」。Cf.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參閱拙作《知識論(二): 近世思潮》，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頁 314-317.

套「方法」的演繹來企圖獲致一份「心態」——一份平正中立的「心態」，以致他以「方法」來支配「心態」。但為謝勒而言，情況剛好相反；謝勒要反過來以「心態」來支配其「方法」。……

(2) 為謝勒：謝氏認為其現象學與其說是一套「方法」，不如說是一份「心態」。²¹他並非否定現象學有其「方法」，但卻強調我們須在「恰當心態」的帶動下談「方法」；有恰當的心態，始有恰當的方法，以致在談謝氏現象學的方法之前，我們須首先標榜其心態：

A. 謝勒現象學心態

為謝勒而言，恰當的心態並非是胡塞爾所指的「旁觀者」心態，即並非那份「隔岸觀火、事不關己」的「平正中立」，而是一份「存在的「活透」」(Existential Living-Through/Erleben)，²²即以第一身的份位來參與一事物，以同情者心態、設身處地融入一事物，內在地與此事物達致物我融通，以直透隱微地碰觸到一物之底蘊。例如：我不以旁觀者心態來面對飛機失事這新聞，而以罹難者親友心態內在地「活透」飛機失事的慘痛。換言之，謝勒的心態是「物我融通」、「玄同彼我」，而非胡塞爾的「主客對立」、「隔岸觀火」。謝勒認為只有本著這「活透」的浸潤、始能內在地洞察一事物的最深底蘊。較細緻地說，謝勒的現象學心態有其「積極面」與「消極面」：

a. 積極面：積極地言，謝氏現象學的心態在乎其「存在的「活透」」(Existential “Living-Through”)，即以參與者份位來深入地、濃烈地融入一經驗，直截地碰觸事物之核心根源，內在地體認一事物之最深底蘊，而達致玄同彼我之契合。²³

b. 消極面：消極地言，謝氏現象學的心態在於其「存在的“不介懷”」(Existential “Being-Unconcerned”)，即不特別在意所呈現之現象是否物理地實存或只是心理事象，我只管臨在於那呈現於「此」的現象、而作一湛深的參與。²⁴

綜合其積極面與消極面而言，謝氏現象學的心態就是以同情者、參與者心態來

²¹ Max Scheler, “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ry of Cognition” in Max Scheler,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p. 137, “it (phenomenology) is the name of an attitude of spiritual seeing in which one can see (*er-schauen*) or experience (*erleben*) something which otherwise remain hidden, namely, a realm of facts, of a particular kind. I say ‘attitude’, not ‘method.’”

²² *Ibid.*, pp. 137-138.

²³ *Ibid.*, p. 138, “A philosophy based on phenomenology must be characterized first of all by the most intensely vital and most immediate contact with the world itself, ... The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er, thirsting for the lived-experience of being, will above all seek to drink at the very *sources* in which the contents of the world reveal themselves.”

²⁴ *Ibid.*, p. 138, “He is quite unconcerned whether what is involved here is the physical or the mental, numbers or God, or anything else. The ‘ray’ of reflection should try to touch only what is ‘there’ in this closest and most living contact and only so far as it is there.”

較細緻地說，謝勒「現象學社會學」作為一個方法環節而言，本身也蘊含其消極面與積極面：

（一）消極面

消極地言，現象學社會學 α]並非實證科學社會學、 β]也非社會約化論

1.並非實證科學社會學——即它並不外在地、隔岸觀火地徒然「搜集」(Collect)並「系統化」(to Systematize)社會現象所提供之「與件」(Data)而已。

2.也非社會約化論——即它也非把社會之存在約化為只是一客觀的、外在的 (Objective / External)

{ 結構 (Structures)、
作用 (Functions)、
角色 (Roles) 等而已。

（二）積極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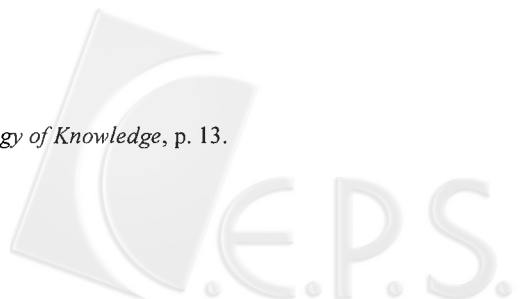
積極地言，現象學社會學以謝勒基本心態——存在的「活透」——作前提，而強調我們存在地分享著社會的人地事物與脈動，藉此「存在的分享」(Existential Participation)而企圖內在地洞察團體中之「主體際性」(Inter-Subjectivities)、「共同感受」(Co-Feelings)、「共同思考」(Co-Thinking)、「主體面、心理面之連繫」(Subjective, Psychic Bonds), etc.

(尤其是藉「同情」(Sympathy)與「愛」(Love)而連繫之團結)。換言之，謝勒之現象學社會學就是「同情地融入一團體之內在生命」(“Sympathetic entering-into the inner life of a group”)、「內在地融入一團體之共同生活與思維」(“taken up into the co-living and co-thinking of the group ... within the terms of the group itself”)。³⁰

（三）較之於人類學式的田野考察

謝勒這一方法環節容易使人聯想到人類學「田野考察」(Field Work)的「參與觀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這一角色；但在比對之下，我們可體會到以下的異同：

³⁰ Kenneth W. Stikkers, “Introduction”, in Scheler,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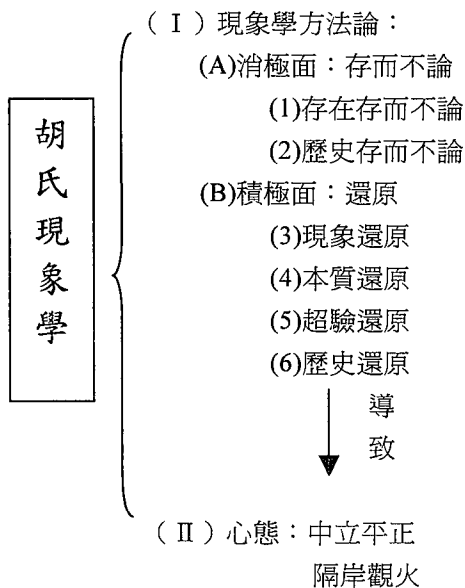
1.異——謝氏現象學社會學異於人類學之「參與觀察」的地方在於謝勒不採用「客觀觀點」(Objective Standpoint)，即不採納人類學家的「社團觀點」(Societal Standpoint)；他並不如實證式社會學與人類學般地把人類團體約化為只是一客觀機構來加以分析。

2.同——謝氏現象學社會學同於人類學之「參與觀察」的地方在於二者皆身體力行地融入一團體生活之脈動，藉此而作內在的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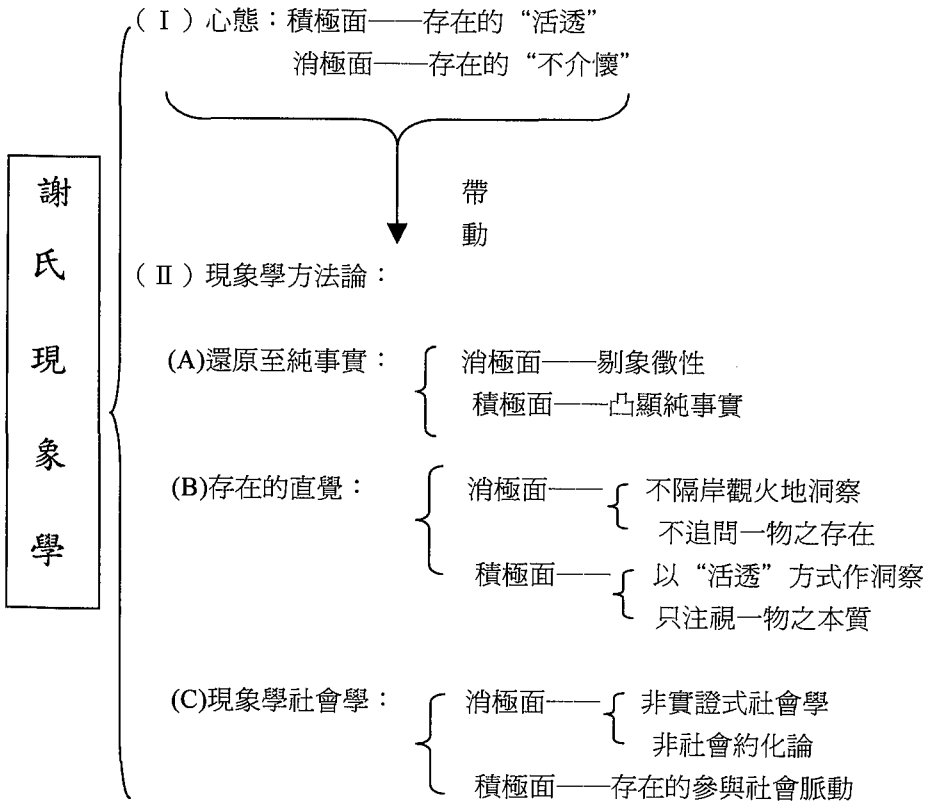
3.目標——謝氏現象學社會學之目標在乎同情地投入社會，藉此以「同情者」、「愛者」身份來對團體事物獲得一「存在的洞察」(Existential Insight)，湛深地碰觸到其最究極的底蘊，從最深層的體會中洞悉事物的核心義。反之，人類學家的「參與觀察」即使可導致參與者這一份銘心刻骨的「存在的洞察」，到底這不是人類學方法的本質，也不是人類學家所要達到的目標，為他而言，這只是一個可有可無之偶有成份而已。

總之，謝勒現象學社會學在乎以「同情者」、「愛者」之心態來參與社會脈動，而不是以實證式的社會學姿態來作「外在」、「客觀」分析，也不是以人類學式的田野觀察立場來參與，這可說是謝氏方法論上扣人心弦的一面，值得我們重視。作為本文之總結，或許我們可權宜地為胡塞爾和謝勒在其現象學的方法與心態上，分別勾劃出以下的兩個圖表，藉此凸顯出謝氏如何在胡氏現象學的基礎上作出其突破：

〔圖甲〕



〔圖乙〕



參考文獻

- Scheler, Max. *Ressentiment*. Translated by William W. Holdhei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1.
- Scheler, Max. *Formalism in Ethics and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Translated by Manfred Frings & Roger Funk.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Translated by Peter Heath.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Scheler, Max. *On the Eternal in Man*. Translated by Bernard Noble. Hamden:Archon Book, 1972.
- Scheler, Max. *Problems of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Manfred Fring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nneth W. Stikkers.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 Scheler, Max.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Translated by Oscar Haac.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 Scheler, Max.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Lachterman.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Husserl, Edmund.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Quentin Lau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 Husserl, Edmu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Carr.

初稿收件：2003 年 08 月 07 日 二稿收件：2003 年 08 月 25 日
審查通過：2003 年 11 月 20 日 責任編輯：王又津

作者簡介：

關永中：

比利時魯汶大學神學哲學博士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通訊處：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台灣大學哲學系

E-mail：philo@ms.cc.ntu.edu.tw



The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as Appropriated by Max Scheler

Kwan, Carlo

Abstract: Methodologically speaking, Scheler's approach to sociology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ociologists who uphold empirical science as their model. Being a phenomenologist himself, Scheler adopts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in his investigations of social phenomena of human community. In our presentation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as appropriated by Scheler, we attempt to pinpoint the main outlines in Scheler's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We also try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Scheler and Husserl on the way they understand about phenomenology with regard to its ideal, its core meaning, and its methodology.

Key Terms: Sociology • Phenomenology • Empirical Science • Intentionality • Method • Attitude • Reduction.